

陶詩「心遠」義探微  
——兼論陶潛之隱逸思想

楊鍾基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《飲酒》其五「結廬在人境」<sup>1</sup>一詩為陶淵明傳誦千古之名篇，其中「心遠地自偏」一語尤為全篇綱領。王介甫嘗譽之云：

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，如結廬在人境四句，由詩人以來無此句。<sup>2</sup>

本文之作，擬就詳析此詩入手，探究陶淵明詩之藝術境界；進就「心遠」之義，連及此詩版本歧異之處，討論陶公之隱逸思想。

茲先錄全詩如下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（一作望）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（一作還）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此詩起首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」二句一正一反，提出隱於人境而能免於車馬喧囂之困。此中首當注意者，在陶公之隱，並非離世絕俗，遁迹江海，與鳥獸同羣，而在於追尋自然真實之生活，立足人境，不廢人事，不絕人情。然而人境自有車馬，車馬自有破壞寧靜之聲音，避之不可，唯有「不擇地而安之」<sup>3</sup>，追求「無江海而閒」<sup>4</sup>之心靈境界而已。是以詩中繼而自為詰問之語曰「問君何能爾」，而帶出全詩主句——「心遠地自偏」。

「心遠」句之為一篇骨幹前人早已道出。鍾伯敬云：

「心遠」二字，千古名士高人之根。<sup>5</sup>

1 逯欽立校注《陶淵明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5月，頁89。

2 陶澍注《靖節先生集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3月，頁27。

3 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，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五十二年（1963）5月，第三版，頁71。

4 《莊子·刻意》，同注3，頁238。

5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《陶淵明卷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1月，下編，頁169。

又王士禛云：

通章意在「心遠」二字，真意在此，忘言亦在此。從古高人只是心無凝滯，空洞無涯，故所見高遠，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，又豈俗物之可妄干。有時而當靜境，靜也，即動境亦靜。境有異而心無異者，遠故也。<sup>6</sup>

綜上所引，再加補充，「心遠地自偏」云云，堪宜注意者有下列數端：

一、自全詩章法而言，此句承前啟後，既為結廬人境之無車馬喧提供答案，亦開後文之「悠然」及「真意」之所在。

二、「心遠」二字，前見用於嵇康《琴賦》：「愔愔琴德，不可測兮。體清心遠，邈難極兮。」<sup>7</sup>賦中又謂高人雅士登山臨水，「羨斯岳之弘敞，心慷慨以忘歸，情舒放而遠覽，接軒轅之遺音。」<sup>8</sup>「遠覽」一詞，更可與「望南山」之「望」字互相發明。此意將於後文詳論。

三、形軀不離「人境」，而其心則可「遠」，此王叔岷氏所謂「入俗而超俗之境」<sup>9</sup>，亦有契於《晉書·索襲傳》所稱「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」<sup>10</sup>之意也。

四、「心遠」與「地偏」並言，蓋地在人境而本不偏，因心遠故，其形所居之地雖不偏亦成其偏。就覓地隱居而言，乃有「不擇地而安之」<sup>11</sup>，無所倚待之積極意義在焉。

五、「心遠」可使車馬無喧，其關鍵在於「喧」與「聲」之主客殊別也。人境而有車馬，車馬而有聲音，聲之入耳，乃客觀存在之事實；耳之聽聲，亦人體器官之正常功能。然而「喧」之有別於「聲」者，在於「喧」為主觀心靈之反應，喧噪不寧，其實在人之內心而不在外境。聽之以耳，則聞聲焉；聽之以心，則或喧或不喧，此中固有心靈之主宰在焉，而於此亦見「人境」之中，別有「心境」、「情境」、「意境」之域也。

六、陶集於「心遠」之外，尚標「遙情」、「遠情」及「情遠」之義，亟宜深入討論。《遊斜川》云：

開歲倏五十，吾生行歸休。念之動中懷，及辰為茲遊。……提壺接賓侶，引滿更獻酬。未知從今去，當復如此不？中觴縱遙情，忘彼千載憂。<sup>12</sup>

夫人生而有情，心中有情，情隨事轉，心難恒安。大則困於死生憂患，小則傷於盛會難再，推

6 同注5，頁170。又此段之標點，或可於「有時而當」後加逗號，「靜境靜也」連讀。

7 殷翔、郭全芝《嵇康集註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86年12月，頁114。

8 同注7，頁97。

9 王叔岷《陶淵明詩箋證稿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四年（1975）1月，頁290。

10 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七年（1968）9月，台二版，頁5611。

11 同注3。

12 同注1，頁44-45。

而至於車馬喧囂，亦能牽動煩惱之情。懸解之方，唯在引心使遠，縱情使遙，而快歡忘憂，實亦縱情之一法。善乎黃文煥之釋「中觴縱遙情」句云：

初觴之情矜持，未能縱也。席至半而為中觴之候，酒漸以多，情漸以縱矣。一切近俗之懷，杳然喪矣。近者喪，則遙者出矣。<sup>13</sup>

近俗之情喪，遠俗之情出。此義亦可通於《飲酒》其七所云之「遠我遺世情」；而其過程，亦近於《連雨獨飲》所道之「試酌百情遠」也。二詩云：

秋菊有佳色，裒露掇其英。汎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<sup>14</sup>

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天豈去此哉，任真無所先。<sup>15</sup>

夫俗事所纏、俗物所干，百情糾繞，憂患交侵，雖欲遺世，豈可得哉。唯有汎菊飲酒，引心使遠，則憂患可忘，而遺世獨立之情可出矣。至於重觴忘天之句，則用《莊子·天地》「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爲忘己。忘己之人，是之謂入於天」<sup>16</sup>之典，亦《飲酒》其十四所云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」<sup>17</sup>之境界。蓋飲酒之前百情交困，飲酒之中，情遠憂忘，終則物我俱忘，與天爲一。以上三例，均見以酒爲媒介，以達遠情忘憂之境域，此意可與《飲酒》其五之遊日以遠心，心遠以致地偏之義有所契合，將於後文詳論。

七、莊子哲學之中，再三申論「遊心」之義，亦可與「心遠」之說互相發明。例如《德充符》言聖人之「用心」，既通「萬物皆一」之理，故能「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」。<sup>18</sup>又《應帝王》云「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」。<sup>19</sup>《則陽》亦曰「遊心於無窮」。<sup>20</sup>至於《外物》更標「天遊」之旨云：「胞有重閭，心有天遊。……心無天遊，則六鑿相攘」。<sup>21</sup>（司馬彪云：「謂六情攘奪。」<sup>22</sup>）是知苟欲不困於耳目聞見等六鑿之情，乃須「遊心乎德之和」、「遊心於淡」、「遊心於無窮」，引而遠之，遂臻「天遊」之境也。回顧陶公《飲酒》其五所謂人境車馬之喧，實如《莊子·外物》所言之由「六鑿相攘」而生，唯有遊心遠引，始得超脫也。然而莊子之遊心，與天爲一，與道相通，陶公則未克臻此，而僅得人境之暫安而已。

13 同注5，頁61-62。

14 同注1，頁90。

15 同注1，頁55。

16 同注3，頁192。

17 同注1，頁95。

18 同注3，頁86-87。

19 同注3，頁133。

20 同注3，頁385。

21 同注3，頁405。

22 同注21。

緊接「心遠地自偏」，為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四句。首當討論之問題，厥在此四句究為「心遠」境界之印證耶？抑為達致「心遠」之工夫耶？倘若採菊見山為已達「心遠」境界後之體驗印證，則「心遠」為連貫上下文之樞紐，即是「心遠」不徒使「地偏」，更能悠然見山，會其化機。正如《讀山海經》其一，於「歡然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」之際，偶然舉首，而見「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」<sup>23</sup>深得王維所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<sup>24</sup>之妙。此意前人發揮甚詳，如蘇東坡云：

陶淵明意不在詩，詩以寄其意耳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望南山」，則既采菊又望山，意盡於此，無餘蘊矣，非淵明意也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則本自采菊，無意望山，適舉首而見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閑而慮遠，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。<sup>25</sup>

又鍾伯敬曰：

「見」字無心得妙。<sup>26</sup>

至王士禛申之尤詳。其說解此詩之語，已見引於上文，茲續引如下：

心不滯物，在人境不虞其寂，逢車馬不覺其喧。籬有菊則采之，采過則已，吾心無菊。忽悠然而見南山，日夕而見山氣之佳，以悅鳥性，與之往還，山花人鳥，偶然相對，一片化機，天真自具，既無名象，不落言詮，其誰辨之？<sup>27</sup>

如上所引，就此四句之申「心遠」之境界而言，自屬言之成理，餘蘊都盡。然而，筆者以為尚待商榷而擬另闢一說者，蓋有四因。宋代之前確有版本作「悠然望南山」，此乃不可忽視之事實，一也；綜觀全詩之謀篇命意，乃說理之詩，順其文脈以觀，謂此四句為陶公示人以達於「心遠」之蹊徑，亦能言之成理，二也；《飲酒》其七所言，與此意互為表裏，足資佐證，三也；陶集之中，提及刻意而為之觀瞻遙望，於數量上遠超於無心寓目之「見」，復次與「悠然望南山」句法相同者亦屢見不鮮，可為旁證，四也。嘗試申說如下。

先論版本之事。此句之作「見」、作「望」，自宋朝以來即已聚訟不休。近人沈祖棻、程千帆嘗撰《陶詩結廬在人境篇異文釋》<sup>28</sup>一文，而盧紹昌亦有《談談陶淵明的飲酒詩第五首》<sup>29</sup>之

23 同注1，頁133。

24 《終南別業》，趙殿成《王右丞集箋注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年4月，頁35。

25 同注5，頁167。

26 同注5，頁169。

27 同注6。

28 沈祖棻、程千帆《古典詩歌論叢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，1954年7月，頁149-158。

29 《新社學報》，創刊號，新加坡：新社，1967年12月31日，頁1-7。

作，均徵引詳贍，可供參閱，於此不贅引。查陶詩結集始於蕭統，祖本今已不存。蕭統編《文選》亦收入此詩。今存之《文選》版本均作「望」，唐人歐陽詢所編之《藝文類聚》亦作「望」，及至現存之宋本陶集始定為「見」而有校文云「一作望」。宋代主張作「見」最力之蘇東坡尚稱「近歲俗本皆作『望南山』」<sup>30</sup>，可知當時版本仍以作「望」者為多也。沈、程二氏專文在平章衆說之餘，謂於版本則無由確知，論其詩意則取「見」字為長。盧紹昌文則以為就版本及採菊佐酒之意而言均宜取「望」字。筆者同意盧氏之說，蓋陶集及《文選》既同為昭明太子所編，《文選》既無異文，自以作「望」之可能性較高也。

次論是詩之氣脈結構，除此四句之外，前後六句均為說理文字，所擬解明者為結廬人境何以能安心之問題，末二句更明點日夕鳥歸之有「真意」存焉，皆為對歸隱生活之確認。結廬人境而不為車馬喧聲所困，其關鍵在於「心遠」，上文已詳論。然而如何方能達致「心遠」，筆者竊以為此處有契於《莊子·人間世》所示之「乘物以遊心」<sup>31</sup>之意；藉「遊目」以「騁懷」，亦正如《飲酒》其七所謂藉採菊汎酒以忘憂遠情也。其詩曰：

秋菊有佳色，裊露掇其英。汎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日入羣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。<sup>32</sup>

此詩與《飲酒》其五「結廬在人境」編次相近，所述歸隱之家常生活尤為相似。「採菊東籬下」並未明言採菊之動機，此詩則明示「裊露掇其英」，一則由於「秋菊有佳色」足資賞玩。（在陶公而言，菊花為田園生活及貞秀之士之象徵。《歸去來兮辭》謂歸家而見「三逕就荒，松菊猶存」<sup>33</sup>。《和郭主簿》其二云「芳菊開林耀，青松冠巖列。懷此貞秀姿，卓為霜下傑。銜觴念幽人，千載撫爾訣。」<sup>34</sup>可證。）二則由於取菊以汎酒，藉以忘憂並遠其遺世之情。（有關「心遠」與「遠情」之互相發明，上文已詳論，於此不贅。）由此詩可見，忘憂遠情之目標在先，而採菊汎酒之行動在後，正如「結廬在人境」詩中之欲示「心遠」之方，乃有採菊騁望之事。二詩同藉採菊為蹊徑，以達「心遠」及「遠我遺世情」之相近目標也。此外《飲酒》其七雖未言及「望」山或「見」山，然而詩中謂「日入羣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」，其內容與《飲酒》其五所謂之「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相近，自亦飲酒之際騁望所見之景也。至於《飲酒》其五結句為「此中（或作還）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」，不論作「中」或作「還」，均未明點「真意」何在，而在題材極為相近之《飲酒》其七則結句曰：「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。」明白點出其觸景生情，所會之「意」為

30 同注25。

31 同注3，頁74。

32 同注14。

33 同注1，頁161。

34 同注1，頁61。

由歸鳥之趨林鳴，而體悟一己之歸田，「嘯傲」於東軒之下，得浮生之暫安。此一體悟，亦如《讀山海經》其一之由「衆鳥欣有託」而悟「吾亦愛吾廬」<sup>35</sup>者也。準此以觀「此還有真意」之版本，雖不及「此中有真意」之空靈，然實更能貼合《飲酒》其七所明言之「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」對還歸園田之體認者也。

再者，更就「悠然望南山」所標之騁望一義試求旁證。正如前文所引蘇東坡、鍾伯敬及王士禛等人所論，純就境界及詩意而言，「無心」、「無意」之「見」與刻意引目之「望」固有霄壤之別，然就乘物、假物欲以遊心遠引、移情解困之目標而言，則有意識之騁望乃為必要之手段也。觀乎陶集，騁望舒懷之句，不勝枚舉，聊引數例如下：

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。<sup>36</sup>

陵岑聳逸峰，遙瞻皆奇絕。<sup>37</sup>

提壺撫寒柯，遠望時復爲。<sup>38</sup>

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。<sup>39</sup>

以上各例所見之「遙遙望」、「遙瞻」、「遠望」及「遐觀」均標遙遠之義，由「目遠」以至「心遠」，實有次第可循也。又上引各詩，並非出遊所作，而全屬家居之事，且於遠望之際，皆有所體悟，可見騁望以遊心，實為陶公結廬入境而能遠俗之方法。（陶公之遊心，乃遊心於自然景物及古人，例如《贈羊長史》之因羊氏「銜使秦川」，想及「賢聖留餘跡，事事在中都。」而興「豈忘遊心目，關河不可踰」<sup>40</sup>之歎，又如《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稻》云：「遙遙沮溺心，千載乃相關。」<sup>41</sup>皆是。此與前引《莊子》之「遊心於淡」、「遊心於無窮」，以至「遊心乎德之和」，有虛實之別，此亦陶公思想之有得於莊子而又有別於莊子之處，不可不察。）至於由目之遠引而帶出心情之遠引，陶公集中亦有二例：

目送回舟遠，情隨萬化遺。<sup>42</sup>

延目中流，悠想清沂。<sup>43</sup>

35 同注23。

36 《和郭主簿》其一，同注1，頁60。

37 《和郭主簿》其二，同注34。

38 《飲酒》其八，同注1，頁91。

39 《歸去來兮辭》，同注33。

40 同注1，頁64-65。

41 同注1，頁84。

42 《於王撫軍座送客》，同注1，頁62。

43 《時運》，同注1，頁14。

是知心隨目轉，可證「悠然望南山」之可使入「心遠」，「心遠」則「地偏」，雖「結廬在人境」，亦可以「無車馬喧」矣。逆推順引，其詩意脈絡，歷歷可見也。進就一句之內而觀，《遊斜川》有句云：

迴澤散游目，緬然睇曾丘。<sup>44</sup>

夫若就「悠然見南山」之版本而言，「悠然」二字之所屬，可有多種不同之解說，指陶公之心境，或南山呈現目前之過程，以至謂所見者為南山之悠然，均無不可。若作「悠然望南山」，則其句法與「緬然睇曾丘」極為接近，蓋南山與曾丘均為其地，「睇」與「望」均為有意識之視覺行為，而「緬」、「悠」皆可訓遠也。推彼類此，「悠然望南山」，乃緬（遠）然而望<sup>45</sup>，亦且緊扣前句「心遠」之意也。綜上所論，作「悠然望南山」，無論就此版本出現年代之早，以至詩意脈絡，再參考其他作品之內容句法，均有一定之依據，足以備為一說者也。

最後，試析此詩終篇二句：「此中（一作還）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

有關版本之作「中」抑作「還」，其情況與上述「見」、「望」之別相同。《文選》作「還」而至宋代始現分歧。自詩意言之，亦如前論所云之有虛實高下之別；蓋取「中」字，近則可指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四句，遠則謂其虛領自篇首之「結廬在人境」至「飛鳥相與還」亦未嘗不可；而若取「還」字，則只能實指緊扣前句之「飛鳥相與還」者也。二字之取捨，直接影響本句之「真意」如何解說，以至陶公「欲辨已忘言」者究為何事。雖然，自「此中」之包涵廣闊，以至並不排斥「真意」所在經已兼容飛鳥之還而論，筆者絕不反對作「此中有真意」，正如筆者於上文亦同樣肯定作「悠然見南山」有其佳妙之處。然而自此異文出現之先後而言，筆者仍取似拙而近真之「還」字。此一選擇，其旁證在於此詩與《飲酒》其七之比較，已見上文，不贅。至於本證則仍在陶公一生之出處進退，其事莫大於歸園田居，「此還」實有「真意」存焉。嘗試申說如下。

夫陶公之思想，至為複雜，宗儒宗道，為俠為隱，均見於其自道少志之篇。《飲酒》其十六云：

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。<sup>46</sup>

44 同注12，頁44。

45 悠緬二字同義，古代不乏連用之例，如《中文大辭典》引《晉書·庾闡傳》云「元風悠緬」，支遁詩云「悠緬嘆時往」皆是。據《中文大辭典》「悠」字解作「憂也」、「思也」、「傷也」、「遐也」、「遠也」、「長也」、「從風貌」、「與攸通」、「與遙通」。查陶集之中，悠字獨用者七次，悠悠疊用者八次，其意均不出上述各解，並無閑暇舒適之意。至於「悠然」連用之四例，除「悠然望南山」之外，「悠然其懷」及「悠然自娛」均有心懷舒暢之意，而《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》其一之「是以植杖翁，悠然不復返。」（同注1，頁76）則訓為緬遠或閑適均可。是以「悠然望南山」之訓為遠然而望固為有據，亦與「緬然睇曾丘」貼合，即使訓為以閑適之心情聘望，亦不妨礙「望」之刻意而為者也。

46 同注1，頁96。

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》亦云：

詩書敦宿好。<sup>47</sup>

見其宿好儒術。而《歸園田居》其一云：

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<sup>48</sup>

《與子儼等疏》亦云：

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。<sup>49</sup>

則見其志於隱逸。《擬古》其八曰：

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<sup>50</sup>

而《雜詩》其五亦曰：

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<sup>51</sup>

則又慕為俠客。至於其出處進退，依違於儒道理想之間，終而選擇隱逸之途，則具見於《感士不遇賦》。其序云：

夫履信思順，生人之善行；抱朴守靜，君子之篤素。自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。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懷正志道之士，或潛玉於當年；潔己清操之人，或沒世以徒勤。

賦文再加申說，曰：

咨大塊之受氣，何斯人之獨靈！稟神智以藏照，秉三五而垂名。或擊壤以自歡，或大濟於蒼生；靡潛躍之非分，常傲然以稱情。……密網裁而魚駭，宏羅制而鳥驚。彼達人之善覺，乃逃祿而歸耕。……寧固窮以濟意，不委曲而累己。既軒冕之非榮，豈緼袍之為恥。誠謬會以取拙，且欣然而歸止。擁孤襟以畢歲，謝良價於朝市。<sup>52</sup>

47 同注1，頁74。

48 同注1，頁40。

49 同注1，頁188。

50 同注1，頁113。

51 同注1，頁117。

52 同注1，頁145-148。



夫「履信思順」、「大濟於蒼生」，乃儒者之所志，而「抱朴守靜」、「擊壤以自歡」，則道家之所居，或潛或躍非有定分，唯在「傲然以稱情」。然而陶公生當「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」<sup>53</sup>之世，處於「密網」、「宏羅」之中，深感「心為形役」、「違己交病」<sup>54</sup>之苦，乃「逃祿而歸耕」，「欣然而歸止」。陶公集中，肯定此歸隱抉擇之篇章，不勝枚舉。即《飲酒》二十首中，明顯屬此主題者，除第五首外，尚有第四、六、七、九、十、十二、十七、十九等篇。此數篇除描述其閒居生活之外，尤重在解釋其歸隱之抉擇，具見心情之矛盾不安。蓋陶公服膺孔子之道，奉為「先師」，如《榮木》云：

先師遺訓，余豈之墜。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！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，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！<sup>54</sup>

然而事與志違，無由「大濟於蒼生」，乃不得已而求其次。《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》其二云：

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。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志長勤。<sup>55</sup>

繼而進一步力求肯定耕稼之事，無愧於心。《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》云：

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營，而以求自安！<sup>56</sup>

而在藝術形象上，陶集中常以鳥自況，再三強調「鳥倦知還」，託身得所之旨。例如《歸鳥》四章，以比為賦，茲錄其卒章：

翼翼歸鳥，戢羽寒條。遊不曠林，宿則森標。晨風清興，好音時交。矰繳奚施，已卷安勞？<sup>57</sup>

又《飲酒》其四云：

栖栖失羣鳥，日暮猶獨飛。徘徊無定止，夜夜聲轉悲。厲響思清晨，遠去何所依。因值孤生松，斂翮遙來歸。勁風無榮木，此蔭獨不衰。託身已得所，千載不相違。<sup>58</sup>

此與《飲酒》其七之「歸鳥趨林鳴」及《飲酒》其五之「飛鳥相與還」，並三復於歸還之旨，是則

53 同注1，頁159-160。

54 同注1，頁16。

55 同注1，頁77。

56 同注41。

57 同注1，頁33。

58 同注1，頁88-89。

下句之爲「此還有真意」蓋可知矣。至於所謂「真意」之解說，更可參證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》，詩云：

目倦川塗異，心念山澤居。……真想初在襟，誰謂形迹拘。聊且憑化遷，終返班生廬。<sup>59</sup>

是知「終返班生廬」，即其「真想」之所在也。又如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》云：

商歌非吾事，依依在耦耕。投冠旋舊墟，不爲好爵榮。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。<sup>60</sup>

亦知「投冠旋舊墟」，乃欲「養真」，並以此爲「善」也。及其歸家之後，自述其日常生活之樂，亦總結曰「真」。《和郭主簿》其一云：

藹藹堂前林，中夏貯清陰。凱風因時來，回飈開我襟。息交遊閑業，臥起弄書琴。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。營已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。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。此事真復樂，聊用忘華簪。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。<sup>61</sup>

是知其中所謂既真且樂者，不外來自倫常日用之真實生活，不離人事，亦不廢人情，如鳥在林，如魚在水。能否體此「真意」，僅在能否知還知止而已矣。

末句「欲辨已忘言」復可帶出有關「言」、「象」、「意」之哲學課題。夫言意之辨，始見於《易傳》：

子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？子曰：「聖人立象以盡意，設卦以盡情僞，繫辭焉以盡其言。」<sup>62</sup>

又《老子》云：

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<sup>63</sup>

59 同注1，頁71。

60 同注1，頁75。

61 同注36。

62 《繫辭上》，孫星衍《周易集解》，成都：古籍書店，1988年7月，頁604-605。

63 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，張松如《老子校讀》，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5月，頁124。

《莊子》則曰：

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。<sup>64</sup>

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。<sup>65</sup>

至王弼繼承《易傳》及莊周之意，更闢「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」之說云：

夫象者，出意者也。言者，明象者也。盡意莫若象，盡象莫若言。言生於象，故可尋言以觀象；象生於意，故可尋象以觀意。意以象盡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，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猶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也。……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。<sup>66</sup>

陶公此詩所謂「此中(還)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自是承此意緒，更有契於嵇康詩意。嵇詩云：

息徒蘭圃，秣馬華山。流磻平泉，垂綸長川。目送歸鴻，手揮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嘉彼釣叟，得魚忘筌。郢人逝矣，誰可盡言。<sup>67</sup>

亦遠承於《淮南子》：

夫目視鴻鵠之飛，耳聽琴瑟之聲，而心在雁門之間。一身之中，神之分離剖判；六合之內，一舉而千萬里。<sup>68</sup>

方陶公之結廬人境而聞車馬之喧，乃採菊以汎酒，遊目以遠心。其事不一，唯其情之超俗而已。及其遙望南山，體日夕山氣之佳、飛鳥相還之適，遂生「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」<sup>69</sup>之興，而得《飲酒》其七所謂「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」<sup>70</sup>之真意。雖曰得意而忘言，然而捨其事象，真意終無所寓，亦無由得，斯亦不可不辨者也。

總結全文所論，「心遠」二字實為陶公入俗而超俗之一大法門。文中連及此詩之版本異文詳為解說，正欲突顯其間山花人鳥之相遇，有其「乘物以遊心」、「假象以得意」之工夫在

64 《齊物論》，同注3，頁41。

65 《外物》，同注3，頁407。

66 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，樓宇烈《王弼集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8月，頁609。

67 《贈兄秀才入軍》其十四，同注7，頁12。

68 《傲真訓》，劉文典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三年(1974)1月，台二版，卷二，頁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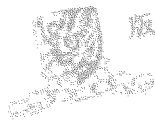
69 同注19。

70 同注14。

焉。及其物我交融，體會《飲酒》其四所謂「託身已得所，千載不相違」<sup>71</sup>之理，自是得意忘言，作「見」、作「望」，所生兩解，亦可互為表裏者也。進就其隱逸思想而論，由文中所見，可知其頗受道家之影響，尤以「乘物以遊心」及「不擇地而安之」二義為然。然而其遊心，不外遊於自然景物，未能至於「無何有之鄉」。其齋心也，可以超於「聽之以耳」而至於「聽之以心」矣，然而未必能躋於「聽之以氣」<sup>72</sup>之境也。至於其不廢人事而丁寧於躬耕衣食之端，不絕人情而未忘親戚稚子之歡，耿耿於精衛刑天雖與物化而猶存其「在昔心」<sup>73</sup>，則又為其與道家思想異趣者也。

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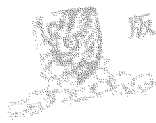
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71 同注58,頁89。

72 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，同注3,頁67。

73 《讀山海經》其十,同注1,頁138。

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On the Subtle Meaning of the Notion of  
*hsin yüan* Together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 
Life of the Recluse in T'ao Ch'ien's Poems

(A Summary)

Yeung Chung-key

The fifth of T'ao Ch'ien's "*Yin chiu* 飲酒" poems is celebrated over the centuries, and the line "*hsin yüan ti tzü p'ien* 心遠地自偏" forms the core of its meaning.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fresh commentary on the poem,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*hsin yüan*. The discussion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expressions *yüan ch'ing* 遠情, *yao ch'ing* 遙情 in other T'ao's poems, and *yu ch'ing* 遊情 in *Chuang tzu* 莊子 as well. The character *chien* 見 in the line "*Yu jan chien nan shan* 悠然見南山" has a variant reading *wang* 望 while for the character *chung* 中 in the line "*tz'ü chung yu chen yi* 此中有真意", there are versions in which the reading is *huan* 還. On the basis of these variant readings, the author discusses T'ao's concept of the life of the recluse.

